





門 00-12  
號 2802  
卷 22-5



中庸或問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

及為說一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

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

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

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未發之前無所偏

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道以由

言形句反諸行去聲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

至正一月十日  
朱子





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去聲下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生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新安陳氏曰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

以見非截然而一

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一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宋子曰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出  
格庵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



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古反安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朱子曰譬之飲食五穀是常物則可暫一食焉能久乎○北溪陳氏曰程子以不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最親切可包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平常不易本作下意看

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新安陳氏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對君子中

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形旬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與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音鳥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時戰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朱子曰中庸只是下箇道理以其不



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  
看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  
問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  
常何也曰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  
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曰此篇首章先明  
說經權字合權處便即是經

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

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新安陳氏曰未

發之中乃古人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  
所未言之精義

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  
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

和而曰中庸也

朱子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

情言之謂之中中以理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

○曰張子之言如何張子曰學

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曰呂氏為己為人之說如何為字去聲下為人

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入過不使入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



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修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且之利者果何如哉  
 為入者程子以為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及物之事而涉獵微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下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為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已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去聲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鳥定反乃似聖人強上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  
 以是為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去聲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去聲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



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句其本皆出乎天而  
 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  
 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  
 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  
 性也朱子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  
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格庵趙氏曰天於賦與  
 處周流而不已斯之謂命人於稟受處該全而不偏斯之謂性故以命言之則曰元  
 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  
 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

不統於其間

黃氏曰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  
禮智特殊其名以別天人之分耳○大  
 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  
 義禮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北溪陳氏曰若  
 就造化論則天命之大自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  
 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  
 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就  
 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  
 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  
 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  
 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人性之本  
 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  
 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  
 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  
 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真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  
 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



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荀揚韓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篇集註○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

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扶問反以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彼列反下有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言性與道之全體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此言性與道之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秦醉反開落亦皆循其



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蜂蟻之

君臣。

義。豺。牝。皆。獺。他。達。反。

之報本。

禮。七。余。反。

鳩之有別

智，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

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此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官，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啣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水，獺祭魚。詩傳云：雉鳴，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擊而有別。執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淡，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聲，隔而所謂至也。

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哉？亦豈人

之所得為哉？

宋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

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憲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知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而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知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專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潛室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換，便是率處若飛者潛之動者，植者即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



之以立法坐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去聲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昏蔽其天理錯雜以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尺淺反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

聖人之心清明純粹

精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

天理渾然無所虧

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

天下使夫音扶下同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

親疏之殺所戒反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

有以別彼列反下同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扶問反

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

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

不差則知去聲下同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



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上聲為之也陳氏曰因人生過不及之差故於性有昏蔽而不能全而所謂道者亦垂戾而失其本然也聖人清明純粹見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者為之品節而歸之中使無過不及以為天下後世法使萬世皆得以通行是謂之教

辨其親疎之殺如為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緦麻之類別其貴賤之等如為之立君臣上下長幼之序為之制度文為如三十三首之儀輕重疎密各有等級之不同為之開導禁止如司徒教民以在邠睦婣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乘牛身身馬首之類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



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  
 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  
 有性而去上聲其所本無背音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  
 易去聲○新安陳氏曰所固有謂道所本無謂私而  
 欲所至難謂異端之空寂所甚易謂吾道之教而  
 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  
 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

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昧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  
 以天地萬物皆為幻幻人事都為粗迹蓋欲屏除一切  
 歸於真空老氏以無為宗以道為超乎天地形器之  
 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昧有天地萬物之初

有箇虛空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  
 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厭事釋氏屏棄人事世儒  
 或訓詁解析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管商  
 功利之徒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  
 胸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教矣○西山真氏曰朱子  
 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  
 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其妄是非不辨而明矣  
 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  
 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朱子曰因其所固有

謂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  
 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因其所甚易是  
 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著這一  
 箇物性○新安陳氏曰學問思辨致知之事也持守



推行力行，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事也。○曰率性修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形句反下同，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為而言也。程子曰：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動，是性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底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程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未生時

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卽此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格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並同。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扶又反，又也。後不及音者，宜以意推之。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



自然發見之意矣

藍田呂氏且性與天道本無有其

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措於  
藁爾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  
相似所發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彼所得於  
天者不喪則何患乎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  
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  
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  
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  
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  
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力疾之情  
無所憾自王公至卑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  
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朱子曰只是隨  
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  
不是道矣○潛室陳氏曰呂氏只就人性起盡不見  
天地大化故其說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流通此朱

子所以

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

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

廣平游氏曰天之

性者真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  
在我矣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龜山楊氏曰性天  
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謂性有不善者  
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修焉率之  
而至於修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之云却  
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  
意亦如此若以生為養生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  
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取以取禍文曰  
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  
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獨其



一條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扶問反而引舜事以通

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

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程子曰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

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宋子曰

修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修之者莫非天命之本

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程子

以舜事明之○陵陽李氏曰此又自其性之本然者

而推言之所引論語雖非本文之意大率以為一循其本然非私智所能與耳呂氏所謂先

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

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行

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

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

道而立教焉則為太繁音福而失本文之意耳藍田呂氏

曰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出節者然以稟於天

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

不及故品節之斯之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予之

琴而彈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于夏除

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言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

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改本又

以時位不同為言似亦不親切也藍田呂氏改本云



位之不同必欲為法於後世不可不修。○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

龜山楊氏曰臨川王氏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兼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曰王氏之言固為多病然猶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益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

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魯果程音亦近於意有

不平而反為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情為非性

廣平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曰然則呂人欲非性之云也。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

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上止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



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下革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白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

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



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則反  
 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  
 循之則治去聲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  
 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  
 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  
 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自以為  
 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山陳氏曰君子必欲存養持守以保全之者正為其不可離而去之如飢食渴飲是以之不可無也○新安陳氏曰持守指戒謹恐懼

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  
 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聞去聲之則亦判然二  
 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  
 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及見恐懼乎  
 其所不及聞音然心自之間常若見其不可  
 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  
 於禽獸之域若實之言防怨而曰不見形旬反是圖禮  
 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



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

五子之歌云一人三

圖。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朱子曰不見是圖既是不見矣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其來路。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

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所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

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

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

形旬及下以見同

於聲音容貌

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

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

朱子曰隱微顯著未嘗有暴發意於顯而偏於獨哉

蓋獨者至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是以君子既戒懼

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

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

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



與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去聲已過人欲存天

理之實事益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

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

而入也。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體道之

功甚密。新安陳氏曰：體道者以身任此道，如文言所謂體仁。曰：諸家之說皆以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及分之以為兩

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

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

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

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

也是固不容於不與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

何必若是之重。平聲。復音福。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

見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朱子曰：戒懼是未

有事時，惟在爾室

尚不愧於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

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太綱

說，子思又就裏面別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申明首章謹獨意，不愧屋漏，一節申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意。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



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程子曰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謹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意之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慎言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

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夫各有血脈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去聲亦甚矣宋子曰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處不睹不聞是提其太綱說謹獨乃審其細微方不睹不聞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有所未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已所獨知極是惡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下意無分別則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謹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也陳氏曰實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何君子必慎其獨對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以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慎其獨。

○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

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

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

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及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盲人彈琴，見螻蛄捕蠅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

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之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其獨者，知為己而已。○廣平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知

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龜山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慎其獨也。○問：程子舉彈琴殺心處，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二者而言否？

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下理，幾既動則已必知之。



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以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

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



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是果  
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  
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  
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  
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朱子曰：心者  
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  
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  
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  
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  
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若參前  
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  
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指有以  
見其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  
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  
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

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  
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  
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  
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  
之旨也。若更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  
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  
之別，必列反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  
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獨



音昌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

平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龜山楊氏曰夫盈天

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

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

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

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凡

用而不知也問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

竊謂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

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

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

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宋子曰不然桀紂

亦會手持足履自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為

道是認欲為道也伊川云夏有冬裘飢食渴飲若著

此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此私吝心字○衣食

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將物喚做道則不可且如  
這箇椅子有四隻腳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  
隻腳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  
為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  
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物便  
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  
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  
可與儒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  
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一行只是徐行  
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  
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  
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  
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  
理是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儒  
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道理方是道龜山云伊尹之



耕於莘野。此農夫甲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太槩有此病。而黃氏洵饒曰：而實相為體用，即是已發之中，具於不偏不倚之體，未發之中，見於無過不及之用，其變無窮，即中庸而非平常矣。即經也。猶涉微莘，又下一等人，昏蔽錯雜，就本性說，乖戾舛逆，就所行說，學問思辨，知工夫而益致。

○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大學講堂之

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聲，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胸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各



映音由今瘠音夕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

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况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

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

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投

教音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去聲從七容容而自然精切

者又不趨通作管砥音武夫石之與美玉也於此

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

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中終之所至極位皆不

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

攸當去聲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渾上聲後凡無所

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

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

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



中庸九章 可所  
以其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采子曰未發時是那靜有箇體在裏了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或失其體則大本便昏了已發時是那動有許多用若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或失其用則達道便乖了。○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我者或幾乎息矣。 惟君子自其不睹

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靡幼反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  
潛至陳氏曰戒懼於不睹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中非謹獨又何以為致和血脉相承如此。○格庵趙氏曰愈嚴愈敬是自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愈精愈密是自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 致者用力推致



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  
 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  
 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  
 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去聲與歡通欣交  
 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宋子曰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  
 新安陳氏曰中者心之德吾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氣順和之  
 驗也以吾之和氣感召天地之和氣順則俱順矣  
 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  
 功新安陳氏曰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

用究極之惟大聖人能與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  
 人一等而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  
 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固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  
 的行者之歸如射者志於中的行者志於歸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  
 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  
 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淡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  
 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察其一體一  
 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  
 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陳氏曰體用未嘗相離有是體方有是用有是



用左見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

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

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

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

亂凶荒胎殯卵殞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

樂記曰胎生者不殞而卵生者不殞

音獨內敗也殞呼壁况狄二反裂也

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

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

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

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

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

夫音扶下同中和者乃不能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

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

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

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

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春秋戰國時不能者太



下雖治夫而吾身之天地物物不室爲乖錯唐虞之

周之管蔡是也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

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太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

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黃氏曰如達而在上

固是堯舜事業竊而在下只如在鄉不擾便曰二

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

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

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

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

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

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

去聲後凡言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乃舉中而

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

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

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筆列識

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朱子曰中庸之中是

兼已發而中節無過

不及者得各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

○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論已發之中是



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

○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益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為未當去聲下未當同向非呂氏問之之審

而不究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

者尤當虚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下言而遽以為定也藍田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

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其說中字

因適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

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

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藍田呂氏曰中即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中之為義自無過



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為性可乎。○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其中間所謂獨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朱子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未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專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之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如喜而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怒哀樂亦然。故謂之和。○問程子曰中所以狀性之體段猶天之圓地之方也。故謂天圓地方則可謂方圓足以盡天地則不可。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愚意亦謂性與中一物耳。自天之所命則謂之性自四者之未發則謂之中。若如程子所論豈謂性是虛物中是著實些箇其不同或在此。潛室陳氏曰四者未發當此境界即是人生而靜處故晦翁指此為性蓋發則為情非以中為性也。中只是狀

其未發之時體段如此。若便以中為性則是稱圓為天稱方為地而可乎。呂氏又引允執厥

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益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

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靈田呂氏曰太人不

疾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又曰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已。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



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蘇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也。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

筆列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音扶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蘇子問赤子之心爲已發。是也。朱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藍田呂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求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失大本也。○朱子曰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管欲知巧之思。故謂未遠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



不須窮索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

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

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

發而言也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曰諸說

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

才真發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

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朱子曰子思只說善

怨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

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訛錄者之罪也

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

有見耳之有聞則賞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

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蘇氏問道中之時耳無聞

聞目無見然其見聞之理有始得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

復以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

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

可而便以纒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

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丁陽已動為比則



未可也。三三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蘇氏問中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而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程子曰：至

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此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邵子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程子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自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問：某嘗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須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平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黠續充耳，凡物之過



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自須見耳須聞。旋音流是之前後垂者。鞋他口反。景色。是兩旁。續也。續音曠。綿也。蓋以綿為圓而其色黃名曰鞋。續也。○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不昧。或引程子語。纔有知覺便是動。為問曰。若云知覺。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嘗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睡。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纒。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然。非以是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絢。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新安陳氏曰。絢謂之拘。以絢為之。著烏履之頭。

以為行戒。禁者承酒尊之器名。禁者以為酒戒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為旒纒所塞。先則及後並同。遂如聾聵。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間。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朱子曰。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故前旒纒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心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節無見聞也。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間而從



為竊記非唯味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  
 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衍然而有幸其間紕篇夷反漏  
 顯然尚可尋繹音亦以別筆列反其偽獨微言之湮音沒  
 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  
 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  
 由空而後見夫音扶下同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  
 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幾希聲後凡言幾希庶幾音同蓋其病  
 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

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  
 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  
 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  
 發見賢遍反後凡言發見音同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  
 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  
 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陟畧反意推求而  
 瞭音了然心自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  
 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



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苦怪苦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潰二反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音亂援引乖刺即葛反而不勝平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藍田呂氏曰人莫不不及之為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知義理之當無過無反求吾心果何為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

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方所謂空曰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真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素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其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髮之差然人應物不出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義理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為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朱子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



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音洞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合乎天地者

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則是以為聖人方當

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夫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聲

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龜山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之際以心驗

之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焉能執之○又曰執而勿失無入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出節中固未嘗凶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於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亦此意也



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也。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神至反正作諡○二句此禮記郊特牲篇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多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

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

音乃直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爵不應  
平聲後凡言不應音同

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

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眾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

哉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宋子曰昔人未嘗諱其字

程子云至元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  
伊川亦嘗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

稱明道字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



中庸之理實自天命人性中來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飛  
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  
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  
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  
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  
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  
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  
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漢書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僕性溫厚謹素

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譽直之風屢  
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謔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  
庸有胡公○唐書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  
春秋貞元未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  
一時推讓性險躁譎詭奸利妄言宰相李吉甫陰事  
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  
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士  
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曰小  
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  
蓋論下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孔子所言之首章且  
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列君子小人之趨向末篇遂  
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



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程子曰小人更有小人不至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意有淺淡則可謂之中庸則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奸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藍田呂氏曰君

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奸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主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主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



文不能替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  
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逮及夫音扶下同不能久  
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  
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  
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  
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替月守者不同文意  
益明白矣朱子曰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替月守  
之說故說者以為久於其道之久細考二  
章相去甚遠自不相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  
蒙只合依論語說

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豈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  
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  
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  
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  
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  
篇之旨矣陳氏曰子思此書分章亦有次序皆是相  
接續發明去○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乃讀  
中庸之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  
要法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與謬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



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

程子曰中庸之為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

也。○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諸家之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

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

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諷誦暮

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

焉則亦足以有警矣

藍田呂氏曰中庸者

天下之所共知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于誠雖心悅而不忘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不可久者也。若

至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濶

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

中而不可離則庶幾乎

河東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

履無非中者故能久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

能久矣之意也

三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久故知愚賢不肖各隨氣質之偏而失焉

曰知去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



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

朱子曰此正測度侍洛溪微揣楚委摩事豈能知分明交互說反

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

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

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

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聲驚世駭

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

音鳥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

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

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

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

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

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

味之正則必嗜時利反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

之而不失矣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人間日用不可闕處在又鮮能知其味譬知道乃天之

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聲下文之知知者音並同何也曰此亦承

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

陳氏曰上章既歎道之不行此章遂以道之行著明之知者過之又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若舜之大知知而不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

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常人之所

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藍田呂氏曰兩端過與不及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

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

**龜山楊氏曰**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程子以為執

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

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

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

之至當去聲然後有以知夫音扶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

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

不及而不可行哉蘇氏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

及之兩端是乎程子曰是日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猶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中庸卷之六 四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耳

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暮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

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張子曰顏子未至聖人

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唯呂氏之論顏子有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

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

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克角反實而足以見其深潛正

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

止下句文義亦未安耳藍田呂氏曰如顏子者可謂

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息不足



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力。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在前後。而不可為像。求鬼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

**侯氏曰**

中庸豈可擇擇

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河東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

乎中庸。

**或問**

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

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

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

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

七恭反

容而中節也。若曰中

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

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

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

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

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而楊氏亦謂有

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

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



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第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廣平游氏曰其斯以為舜則絕學無為矣。○新安陳氏曰楊氏之說或問中已可見茲不重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sub>レ</sub>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

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sub>上</sub>乎窮約非特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三山陳氏曰南北之強雖不同要之皆偏取至於汝力之所當強者此則義理之強得強之中矣。子路好去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sub>上</sub>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無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



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音赴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問言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如何是無倚朱子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直立於此中間無所依者久之必倒去問若要直立得住須用強矯曰太故要強立潛室陳氏曰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唯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曰諸說如何曰太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為矯操之矯以南方之強為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為未然耳藍田呂氏曰矯之為言猶

樑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為器故曲者直者皆在所矯人之才有過有不及將使合乎中庸則過與不及皆在所矯河東侯氏曰南方之強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為儻音素

○呂氏曰素讀如儻鄉之儻猶素其位之素也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遜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頗異則反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虛今反



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索  
 索隱暗之事則一學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修一學  
 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  
 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  
 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廣平游氏曰遁世不見  
 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  
 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  
 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

或問下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  
 見所謂費而隱也通考趙氏惠曰韻書費字在八未  
 者芳味切註散財用也其音如論

語惠而不費之費又同韻及大全所收二費字悲也  
 切乃魯邑名及姓如固而近費及費惠公之費若費  
 隱之費則當讀如惠而不費之費蓋費者散也散乃  
 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者正如財用之散是費  
 有廣之義又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  
 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太  
 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  
 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敷救而不能形載地  
 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言  
 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



大而人猶有憾也夫扶音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  
 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  
 子之謹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  
 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  
 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  
 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去聲  
 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  
 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

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  
 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于夫婦極其近小  
 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  
 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  
 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登胡  
 反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聲陵之降禮謹太昏皆  
 此意也朱子曰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  
 也言極盡其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  
 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坑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  
 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



中庸卷之六 或問  
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  
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功，  
而有功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  
惠之徒，既已失之。張子曰：聖人若東惠之徒，亦未始  
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  
於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  
偏。音有混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不  
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  
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  
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

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  
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為飛魚躍，察乎天地而  
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  
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  
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  
何疑耶？潛室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能，  
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外而莫能破者為隱，  
則小之為義非奧妙之謂也。謂之費而  
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曰：然則程  
子所謂為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緊居忍反。與必  
為去聲。



中庸大全 卷之二 五十三  
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  
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爲之飛而  
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  
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  
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  
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  
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  
子以爲子思喫緊爲入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

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  
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且居鄧反  
古直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去聲闕一息之間斷然其  
在入而見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  
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  
所滯礙半代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爲之飛俯而觀乎  
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程子曰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



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鳥可已也。  
無得於心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為機變之巧而已。  
〔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  
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效。蓋  
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  
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  
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若見得破  
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致峰方氏曰〕：或  
問中舊說，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句皆  
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  
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蓋謂有主張  
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為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直謂必此心之存而後  
有以自覺一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謂為魚  
之飛躍，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處，勿正心，謂無勉

強期必，非有心著意也。活潑潑地，是指天理呈露處。  
此朱子舊說之意。就鳶魚上言，今說却就看鳶魚之  
人上言，謂就費視隱必自存其心，則道理躍如矣。朱  
子謂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朱子兩說皆精，但  
前說恐人無下手處，故改從後說之實耳。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  
去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  
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  
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  
間已盡其意。善用為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  
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



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潛室陳氏曰今做工夫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沒一事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扶音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為而必戾于天魚

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焉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問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  
朱子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亦言其發見但朱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理亦君臣父子皆定分也為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且子思以未達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



安蓋田呂氏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  
 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所  
 以為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  
 至道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  
 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  
 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一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  
 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  
 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  
 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

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

正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  
 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察察道與人處若  
 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  
 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若  
 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  
 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  
 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猶孟  
 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  
 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  
 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  
 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



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去物而人亦無  
 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  
 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道荒唐之語  
 尤非所以論中庸也莊生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太隗  
 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駘  
 乘張若望復涉及一音習明前馬昆閭滑稽後車滑  
 音骨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七聖者方  
 明一昌寓二張若三謂朋四昆閭五滑稽六及黃帝  
 也此大名皆寓言迷謂迷失具茨之道廣平游氏  
 曰唯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  
 以與知而能行焉唯隱也則非有愚者所可知非有  
 為者所可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  
 之成而業之大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

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孝經曰事父母孝  
 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  
 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則雖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為至矣  
 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  
 祈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  
 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  
 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  
 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  
 正意也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光輝之  
 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

中庸大全 或問



之禮則非智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祁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者如是。而人雖猶有憾焉。道固自若也。又曰。鳶飛魚躍。非夫體物不遺。太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者其孰能察之。

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

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音督茂務音督

迷惑而無所底止。底音旨致也。字上無無。子思之意其不出此

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

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

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淺論也。新安陳氏曰。侯氏說

已見章句。但其間本有文如。聖而不可知之神。之語。蓋侯氏亦以此為聖人所不知之事實。則非也。朱子於章句已刪去此語矣。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

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

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

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高之矣。夫婦之所能知

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



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

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



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音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哉。朱子曰此處主意立又與大學絜矩一章相似人多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二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王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

矛莫侯反兵器也。一盾食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終不相謀而卒

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名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



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

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程子說謹見論語吾

道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

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

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

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也

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曾子一貫之忠恕雖借學

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耳所謂動以

天取者蓋於已上已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

如所謂以已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

天也○陳氏曰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

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

聖人忠恕是天道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

學者忠恕是人道

非背佩音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

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去聲為之說之過也夫音扶下同齊

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

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

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

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通諸反

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可



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矣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王蔡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一思做恕不出來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

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上聲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去聲為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朱子曰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於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心不分真實故發出忠的心便是恕的事做放恕的事便是忠張子二說皆浚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耳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



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能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眾。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為博施。然安得若是。脩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亦安得如此。又曰。虛者仁之原。呂氏改本太略不盡忠恕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

以下為未盡善

藍田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

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外。睨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天治已治。入之道。於已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

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眾人也。以眾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眾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遠道不遠者。其治已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眾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底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願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果。故行願言。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



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眾人之道，止在象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

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象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己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為去聲此也。如此然後屬共音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為得其文意也。廣平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願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願行矣。謝



氏侯氏所論去聲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

上蔡謝氏曰以

天地之理觀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

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河東侯氏曰忠恕一

也性分不同夫子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知亦曰天

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戶臘反闔亦反有

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煩則有似

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知耳

其曰不知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伎支義反害之

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知乃因人而

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

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

之氣因人之不知而有似於不知則可若曰天地因

人之不知而實有不知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伎

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

已其於音穆之命也豈不誤哉上蔡謝氏曰程子云

天地之怨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知或言天地

何故亦有不知曰天地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

能與天地為一故有意必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



道無物我之間去聲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已忘物則為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廣平游氏曰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既曰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已則將以至忘已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為道者莫近焉故雖違而不遠矣楊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

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反之差而已也龜山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豈嘗離人哉人而為道與之二矣道之所以遠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為道之譬也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為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



柯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且以為遠况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遠道可知矣。故君子以入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也。改而止。不為己甚也。蓋道一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則道終不可為乎。曰。自道言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也。自求仁言之。則唯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為之方。庶乎學者可與入德矣。侯氏固多踈濶。其引顏子樂洛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怨已。以及入。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河東侯氏曰。為道如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怨已以及入。則聖

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乎。蓋以責入之心責已。則盡道也。益近世界有不得其讀豆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怨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此評橫浦張氏子韶之說。

或問下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張子曰。責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非人。學之至也。附錄賈氏洵饒曰。只說不尤人一句。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克角實而



有餘味也。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懼，不足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從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為己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功之不至也，故矢諸正

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已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游氏說

亦條暢而存以得喪

去聲

窮通好醜之說尤善

廣平游氏曰

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餓糲茹草若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袞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餓糲袞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當得也



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

幸之謂也。龜山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息，素其位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也。詭遇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為也。

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以禮樂為善。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如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吾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世之行險以徼幸者，一有失焉，益息所以詭遇也。則異於是矣。

附錄黃氏洵饒曰：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行險徼幸，乃全是不好。

之說甚當。去聲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音義與著其說而指意乖刺。郎葛反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僧總老嘗

問：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對。河東侯氏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等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人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各為所得所識之事也。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

中庸大全 卷之四 六十九



中庸九年  
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藍田呂氏曰不稱乎親不可以為人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乎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

適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

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問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聚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引之宋子曰天子答宰我鬼神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于天精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又問其氣發揚于上空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面薪



盡則烟只管騰上去。○新安陳氏曰：又下而鄭氏釋條釋昭明君蒿悽愴已見本草章句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口鼻嘘吸以氣言，目之精明以血言也。耳之精明亦何故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

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入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去聲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往也。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書舜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朱子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息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



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祭則洋洋如其上如在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神魄者鬼之神見淮南子註○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死時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陳氏曰鬼神之神其甚博程子就陰陽二字發用之迹顯然可見者言之張子亦言一氣自然能如此大綱只是往來屈伸之謂耳○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但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張氏存中曰禮記祭義篇之說朱子已及之易大傳即繫辭也或問所引已明此皆不重出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

氣之通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子宋反以言亦各得

其義焉新安陳氏曰錯綜以言即朱子神學者孰玩

而精察之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

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如謝氏所

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上蔡謝氏

是天地間有用須是將來做箇且這箇便

題自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滯事曰諸說如何曰呂氏

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

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為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



見於聲色舉動之間。然則以知之則感之者也。

但改本有所屈者不區下

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

張子曰形

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歟。○藍田呂氏曰而程

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

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

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辨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知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夫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反

之氣以為造化。○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吸氣則自然生入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自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衰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裕庵趙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斃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謝氏說則來來去去其輪迴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怠神也。摧化歸根鬼也。致至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矣。知死而致至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神聖人所以神明之也。○或



問死生之說如何。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的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又問曰：沈魂滯魄影響辰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破始得。張九郡君化去。嘗來附議。凡所知事皆能言之。凡一日左與道士圍碁。文自外來。道士將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上木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葦與溪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道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說。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

妙用。神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朱子曰歸藏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這天。歸去。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游揚之說皆有不可曉者。廣平游氏曰道無不在。鬼神具道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合。則是神之格也。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度之。猶不可况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設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以其德言也。○龜山楊氏曰鬼神之德。唯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



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則知鬼神矣。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

龜山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

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

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

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

一物而別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

為一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作讀如可喜者而細以

經文事以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箇壁聽

者其謂此類也夫。音扶。河東侯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自鬼神而曰鬼神之為

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學者心得之可也。問鬼神之德如何。朱子曰此言鬼神實

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又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侯氏解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

德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雙峰饒氏曰鬼神之

為德與中庸之為德語意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

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

也。



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  
 氣先乎物而言順耳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  
 鬼凡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  
 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乎鬼神也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實方看得出  
 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實方看得出幹猶木之有  
 榦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良之榦事亦  
 猶是也

或問干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程子曰  
 知天命  
 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賦與  
 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在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  
 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  
 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忒天命不可易也然

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所  
 矢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  
 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  
 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夫而已故論  
 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  
 其理也此太德所以必受命○藍田呂氏曰天命之  
 所屬莫踰于太德至於祿位各壽之皆極則人事至  
 矣天命申矣天之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  
 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未必盛茂  
 植之不同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  
 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  
 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又有  
 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  
 以受天命此太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  
 與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  
 足以移之此太德所以必受命 楊氏所辨孔子不



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

揚氏曰孔子當衰周之時猶木之生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則是濯濯然也豈足怪哉○河東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為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至於顏跖音隻與孟子蹠字通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揚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

聃之言以為顏子雖夭而不凶者存則反為衍

延面反說而非吾儒之所望言矣且其所謂不凶者果

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

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

語顏子也龜山楊氏曰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

曰死而不凶曰壽顏雖夭而不凶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

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裁者也至於祿



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  
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亦所  
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泯音之哉。河東侯氏曰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非謂  
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為聖人。其名與祿壽孰樂焉。固  
以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歎於人爵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

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

藍田呂氏曰。期

之喪。達乎太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  
母者也。有有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

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有親之期。  
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  
也。太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  
有親之期。亦為太夫。則太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  
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有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  
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  
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  
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  
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年之  
喪。但為父。為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  
三。服而加稅。一也。十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  
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  
卒。叔向曰。王十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包后亦為  
三年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  
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  
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遠



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於太廟，子孫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賤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爲宗，而詔相孰可以爲祝，而祝與孰可以祔，贊獻孰可以執，遵豆至于執爵，亦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爲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性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

以有事爲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賈，貴賈則尚爵。燕則長長，長長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下祭之間，太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龜山楊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也。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鄉尸飲七，以瑤爵獻太夫人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序，所以辨貴賤也。玉帛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王帛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太宗伯泄之裸，則又果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酌尸之獻，下待羣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既終，而以燕毛爲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



也。序爵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况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况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閭之莫游氏。是也。事凶如事存。若齋必見其所祭者。是也。

引泰誓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淺有補於名

教。廣平游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太僕載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

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太統未集。耆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行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稱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昧天理。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王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

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顧天下皆不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



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秦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是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煩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元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格庵趙氏曰按眉山二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蘇氏也當考。○蘇氏本三蘇文論管仲處說。○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太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

身身且不足以為能治國家哉。○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曰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亦有作昭與韶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



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  
 反余六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  
 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蓋太  
 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一世之君居之穆  
 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  
 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  
 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  
 之後每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

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本  
 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音挑○宋子曰古者始祖之  
 來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  
 室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  
 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  
 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  
 向者取其濼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  
 右為穆祫祭之位祫音洽大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通考趙氏惠曰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禘於太廟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于廟正則小誤耳逸禘禘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用向各列于廟下假以宣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室以下十一尸先王大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簋九俎八簋六劍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之說而致之陳祥道禮書言禘祭之禮大王王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

中文三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二其實太祖廟三尸也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外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裸尊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面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合祭時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禘祭則同一日愚因鄭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未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禮文之殺恐亦或然故杜預云逸禮禘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一尸以此言之則禘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既不備則邊豆簋簋之殺恐亦當如鄭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曰禘有十二獻禘九獻禘之十二獻此必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一飯而言禮器云一獻實



再獻文。五獻察七獻神。七獻察先公。此言可招者以  
 此例。則先主或是九獻。若曰十一獻者。特牲饋食  
 禮。主人主婦既醑尸畢。然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獻  
 用爵。加用觚。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時。邊人加邊之  
 實。醑人加醑之實。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後。必于  
 姪兄弟。羣昭羣穆。分之於理。亦順。則無妨於一日所  
 行。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  
 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  
 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  
 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  
 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

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朱子曰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祧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祧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饒曰。即昭常為昭。尸必以孫。朱子曰。儀禮所謂以其班祧。檀弓所謂祧于祖父是也。○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不可。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王文。乃祖也。所使為尸者。與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  
 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而春秋傳去聲下同以管蔡成。霍為文之昭。邾音平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



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格庵趙氏

曰后稷至文武十五六世。文王於廟次為穆，故謂其子為昭。管蔡邠霍者，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邦晉應韓者，武王之子也。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

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

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

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二世

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

尊，必太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

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宋子曰：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

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唯四時之禘，不

陳毀廟之主。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四時之禘，八日三年，禘五年禘，左右為尊卑，太禘則已毀

皆陳廟制，不以左右為尊卑。則高祖有時而在穆，而然其禮未有

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



禘乃禮反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羊諸曰反

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音稽

余廉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

耳非盡徹而悉去上之也宋子曰改塗易音稽言不是

稽而已音新安陳氏曰所引音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

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

不可考音書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

宗商書成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音○  
新安陳氏曰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

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又武受

命而王音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

也音宋子曰韋元成等書謂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

君皆為太祖以十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

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音謂二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音之

說也音宋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

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音雖其數之不同然其

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



說鄭玄王肅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音祖

紂反古暗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主季居昭之

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

組緝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

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

自此以上毛上聲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

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

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

為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

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

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

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

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

二穆之上以祀高音音亞圍如前迺遷至于懿王而

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

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格庵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

格庵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



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  
 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  
 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  
 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通考趙氏惠曰文  
 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魯公有文  
 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  
 伯禽之玄孫名敖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  
 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  
 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記禮者之意謂  
 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故  
 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  
 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  
 三禮辨曰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  
 鞶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  
 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

世室武湯皆稱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曰然則諸  
 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為世室誤矣

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

意其或然也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

也格庵趙氏曰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  
 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  
 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  
 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

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  
 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

賢遍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



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音快子議

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栗子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

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太甲

木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

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

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毀得按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

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大

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

託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

論也程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

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

祧之廟河東閩浙皆大宗取之無可祧之理也曰然則太夫士之制奈何曰

太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色界反其二然其太祖昭

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

官師一廟即下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

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

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音福廟重音平檐與簷同

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也諸侯之黜於九聖音惡斷音竹



反 簪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斷楹音角

曰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格庵趙氏曰：山節謂構楹刻為山形。

即今之斗拱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為藻文梁上短柱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洒壁。黝黑也。聖曰也。地謂之黝牆謂之聖斷削也。斲磨也。倉楹者蒼其柱也。斷楹者磨其榱也。附錄黃氏洵饒曰：禮天子宗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穀梁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傳曰：天子諸侯黝聖。大夫倉士黈。二十四年刻桓宮楹。傳：天子之楹斷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斷之。斲之。大夫斷土斷本。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益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生

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由西以次於東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扶音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尊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即光

武更平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



不能董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通考趙氏惠曰

年高堂隆生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定天地祚  
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殿庫為  
次屋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  
定宗廟之制未為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即用魏  
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  
矣裴秀傳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白易月之制  
廢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言也原廟謂  
又下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中庸  
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  
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  
乃築復道於武庫南於禮殿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  
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  
原陵之失此舉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  
益生於原廟

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

致顧乃枯姑沃反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

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濶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

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

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

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宋子

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  
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  
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  
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



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  
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  
之心宜亦有  
所不安哉

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  
有終不能以自己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再然

亦至于我朝音潮下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

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音習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

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

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

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

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原責叔孫

通之舞禮禮儀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

未有正其罪者前漢書叔孫通傳孝惠即位惠帝乃

高帝子也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

羣臣莫習從通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

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躡

頰民作複道左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

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

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

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

之益廣宗廟太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後漢

書明帝紀十八年秋七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

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掃地而祭杆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東



卒數人供給酒掃。勿開僧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於今

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拘流俗之為陋。而不知

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

不自致於此也。宋子曰。不趨寢廟。明帝固不得為無

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

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處矣。况以一時之

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二子

者之所正者。而丘耶。又曰。如李氏所謂畧於七廟之

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本主。而為之象。不為禘

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氏所謂舍二帝三

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

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

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抑嘗觀於陸佃字農師。程子弟子。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

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嘗

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認討論

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

無丁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

之盛。故尼女一反。其事而齋音色。正。其傳耶。嗚呼。惜

哉。宋子曰。神祖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

邇。三代之隆。正乎古之謬。不幸未及。嘗表世莫

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昭然。陸氏所

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爾。



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

朱子曰何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

穆以行恭上為義左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左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認哉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各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且必如何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廟之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附也又何不直附於父而必隔一廟而張琥音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

議庶幾近之

朱子曰琥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

兼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

讀者更詳之

則當知所擇矣

編者吳氏澂曰古者天子祭七廟初受命之主為太祖其廟居中東三昭

西三穆凡六廟東西之南二廟為禰為祖東西之中二廟為高為曾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為二祧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為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謂之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二宗三昭三穆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為太廟高曾祖禰為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亦無有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但有貴祫而無太祫貴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太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為大夫者居中曰太廟一昭一穆則祖禰也士士二廟惟祖與禰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廟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祖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



之。又曰。朱子所謂一主者。此言繼禰之宗子。蓋其考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版之類也。王禘及其高祖者。所謂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本無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則祭於其太廟。士則祭於其祖廟。中下士則祭於其禰廟。又曰。木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於義。但是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理於華所若欲追祭。則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廟。况如今廟制皆非古。則只當循伊川所定之禮行之。

或問二十章。浦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浦盧之爲果臝。魯果反。果臝。細腰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

故不得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

玄雉入于淮爲蜃。

時忍反。大蛤也。

而其傳

去聲下同。

曰。蜃者浦盧

也。則似亦以浦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爲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益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爲浦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浦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臝矣。况此等瑣碎。既非太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



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浹辨之耶。○曰達道  
 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  
 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  
 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  
 無所拂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  
 無所虧喪拂音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  
 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  
 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

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反之者也。  
 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與橫同慮而後  
 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  
 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音剝雜天理幾平聲亾久而  
 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  
 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  
 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  
 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去聲下文則知為知非知



明知語。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知。並同。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音扶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

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西山真氏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正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



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亦應  
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  
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  
力也然蔽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  
得不得乎信信讓讓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好賢不篤賈  
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  
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前漢賈捐  
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之傳捐之  
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  
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詰問捐之捐之對其  
略曰至孝文皇帝開中國休安偃武脩文遠遊之樂  
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  
隱處佞臣用事則諍諍臣杜口而元帝不行故去讓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

所以為勸賢之道也三山陳氏曰有好賢之心而為  
賢之心衰而賢者去矣故必去讓遠色賤貨而惟德之為貴然後賢者肯為我留也親之欲其  
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  
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  
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足任使令平所  
以為勸大臣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庶官無曠則大臣  
得以總其幾於上而以道佐人  
主若官少不足以備任使則太  
臣將親細務而不暇於佐主矣  
盡其誠而恤其私則  
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



以為勸士之道也。

三山陳氏曰士者百官之總稱待之以不誠則士不肯盡其心仕有時而為貧使仰事俯育之不給則士必不肯盡其力此勸之之道所以既先忠信而又當重祿也。○格庵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祿者所得不過庸士耳。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

道也。

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而薄其歲斂則民有餘力餘財而樂於勸功矣。○新安陳氏曰時使不盡人之力薄斂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不盡人之財。

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

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

朱子曰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

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

西山真氏曰繼絕如周武王立夏殷後與滅如齊桓公封衛。

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

反乏其財貢謂下貢上賜謂上賜下。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屏也屏必鄂反。

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



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士彙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

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毗亦之後，則惟康叔他談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左傳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卬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明也。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



趙高朱异音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史記趙高秦始

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為馬殺二世

望夷宮子嬰殺之南史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

至中領軍貪財且賄欺罔視聽茂毒朝權作威福

死贈尚書左僕射隋書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

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官賣獄賄賂公行

宇文化及弑逆世基亦見害唐書李林甫唐玄宗

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構大臣

蕩覆天下固寵專權蔽欺天子耳且死賜太尉揚州

大都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曄許規所

謂妒都故賢嫉音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

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謔見禽乃從獄中

上書其畧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

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備官於朝

假譽於左右然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

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象占哉故偏聽生奸獨任

成亂范曄傳范曄魏人也秦昭王號為應侯說秦

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

戈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皆賢嫉能御下蔽上曰不

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

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去聲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

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

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

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



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觀  
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  
侍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音扶下同勞於求賢而逸於得  
入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去聲所以  
誠意交乎爾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  
如其不然恐上之所以猜倉才反防畏備者愈密  
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  
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聲言

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  
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  
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  
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  
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畫言柔遠  
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  
夷也况愚所謂授節委積者音至長上聲遺維季反人  
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周禮比長各掌其  
比之治五家相受



相親親從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從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施去聲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一廬廬有飲食二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掌求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曰楊氏之說有虛遠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止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

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古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讀如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龜山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九經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然而非格物致知爲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雉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耶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

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致音矣事有實而不困

矣行有常而不反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

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

明善者也廣平游氏曰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

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

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張子曰事豫則立

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

然後立斯立矣○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

夫快音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

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以諛音說音悅取容也

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聲不孚而

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聲

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

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

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

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

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音聲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

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音聲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

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音聲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



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去聲下如  
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如惡同惡必不能如惡惡  
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  
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  
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  
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  
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  
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

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  
乏而無遺矣慶源輔氏曰始則大學之  
次序中則中庸之極功曰諸說如何  
 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  
 為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  
 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  
 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  
 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况



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  
 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龜  
楊氏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  
 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  
 也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  
 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  
 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  
 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  
 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

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  
 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  
 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  
 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  
 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  
 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  
 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太情也。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天音扶下同  
 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直忍反而萬理兼該無所



中庸大全 卷之四  
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  
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多夏晝夜  
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反 靡幼天下之物洪  
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  
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

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  
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  
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  
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  
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脩者常脩短  
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

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然而然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  
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去聲得  
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忤支義反  
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聲之發  
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  
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  
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  
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清屬氣純屬質渾然天理初無



中庸大全 卷之二 第...  
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  
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  
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  
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  
反容中下同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曰然則常  
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  
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  
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

不去同上聲下同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  
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  
而不敢懈居隘反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  
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殫盡反滅不得以為吾  
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  
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  
見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太體觀之則其為  
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反觀之則其為惡

中庸大全 卷之二 第...



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  
 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  
 不誠耳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使形見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朱子曰此便是惡底真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三分惡便虛了三分善新安倪氏曰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推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為善者固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為惡者亦可以言誠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  
 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周子通書

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誠之者性也元京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亡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其通書解中程子無妄之云至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朱子曰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不可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程子曰誠聖人為不欺則不可者夫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又曰主一之謂敬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讀者淡



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  
 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  
 理故能參在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  
 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芳服反後言反復音同之以發其端而  
 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  
 其辨辨之明則斷都喚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  
 以見形旬反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  
 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陳氏曰學

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事事物物道理皆須一一  
 理會故曰博問不可粗略須是詳審凡事物之理紛  
 紜交錯輕重淺深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  
 盡師友之情而疑可釋故曰審思不可泛濫而失之  
 放蕩須是謹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實  
 有所得則可以辨別衆理毫分縷析自然精明不差  
 自學問思辨至此見得道理真實分曉然後篤力而  
 行之則可以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此五者不可廢一  
 然亦有次序須從博學起又須經四節且道理左寬  
 知所謂至善所在知得端的確然不可易然後守之  
 牢固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為  
 詳實然淺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  
 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



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魯水反後言積累音同而貫通

焉然後有以幾造七到反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

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田

呂氏曰君子將以造其約而不可以不博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餘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朱子曰入道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上工夫下蹴便到聖賢地位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復入異

端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

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

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已而後可進則是

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藍田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

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在則肆處以不疑成心已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學也問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孰禦焉

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

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客反



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  
 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淺而不止則又  
 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  
 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監田呂氏  
 且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  
 所以為性知所以為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為  
 不知所以為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於得而後已則學問  
 聞見皆非外鑿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  
 是乃所謂誠也變化氣質之說見章句  
 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

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  
 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  
 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  
 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捨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  
 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  
 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  
 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  
 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



體微也音扶焉飛魚躍流動充滿夫音扶豈無實而有是哉

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

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

之所以然也實理所發見○陳氏曰自天地以至聖人

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

亦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

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說天道人誠明

以下累意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

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

之極功也卒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

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

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

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

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

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

誠之一言也嗚呼渼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

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程子曰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其內者得

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自鄉黨之

所載而學之以至孔子者自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

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

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張子蓋以性教分為學之兩塗而不以論則聖人也

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

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

恐亦不能無誤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子窮

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子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

以推達於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由誠以至

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

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

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

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用



實然之說也。蓋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身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驗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然其過於游揚則遠矣。廣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自誠。龜山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身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進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

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

今不得而錄也。程子曰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

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為偽矣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

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

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程子曰贊者參贊之

天而奉天時之類也非謂贊助只有箇誠何助之有又曰如窮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

語其分扶問反下同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



中庸大全 二  
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  
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  
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  
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  
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  
有彼此之間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  
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  
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

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  
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  
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  
或仁或義或孝或弟通作悌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  
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  
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  
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問既是四端安得謂  
之曲朱子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  
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備聖人具全體一齊



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雖發一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

程子之言大意如此程子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條便是直義然同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歸于誠

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

衆善之意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厓之黨黨乃潘厓之

子之曲也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

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

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

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

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程子曰自人而言

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

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

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



初無一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筆別反

當如張子之言也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

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既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下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序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呂尤確克肉反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

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

胥失之矣藍田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

固所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柔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極因夷曠鳥獸之孽尾希革毛毳毼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



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  
 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廣平  
 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  
 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  
 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  
 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  
 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  
 其職而成淳乎其生矣○龜山楊氏曰性者萬物之  
 一源也非天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  
 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  
 內事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  
 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

間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  
 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  
 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眾  
 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汗以為  
 清革暴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  
 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  
 能與於此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  
 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去聲為動矣而  
 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  
 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  
 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



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龜山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則有物故著者則光輝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也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

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蓋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行與天地同流矣與心之北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况乎誠心之至求乎著

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宋子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入上論。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羊諸反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程子曰誠則形誠然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左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久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左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



動為徒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  
 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  
 如上章之說亦自巳而人自入而物各有次序不應  
 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音扶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  
 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  
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  
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  
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游氏說亦得  
 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廣平游氏曰誠者  
不思不勉直心而  
 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  
 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

龜而著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克乎隱莫  
 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  
 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  
 反以是為妙哉廣平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  
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  
之間物莫得以遁其  
形矣不既神矣乎  
 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  
 之說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  
釋氏謂又不知知不知知之愈蓋用便近一所以  
是野狐精也  
 如蜀小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  
 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  
 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



造焉董平曰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  
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  
欲來信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  
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  
久不與物接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  
心靜而明矣

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  
因其事理朕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  
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

相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  
事君則成人臣○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  
在知道本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  
而誠之取去聲下同此為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廣平游氏曰  
誠者非有誠  
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  
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道自  
道無所待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  
而然也

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  
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  
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掩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



中庸大全 一或問  
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

未免於間斷

上去聲。下徒玩反。後竝同。

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

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



中庸大全 卷之二  
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餘諸說太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

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藍田呂氏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己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新安陳氏曰不厭不倦者進德之事子貢蓋主知而言故以智為體而仁為用成己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蓋



主行而言故以仁為體而智為用也。仁智之所以相  
 為體用者仁即乾之元時之春智即乾之貞時之冬  
 也。仁如元之始春之生義禮智皆仁之推此仁之所  
 以為體而智之所以為用也。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  
 行之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蘊夫春生。楊氏說物之  
 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  
 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  
 說經之太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陟劣反止  
 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  
 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

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  
 實之理喻夫音扶下同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

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龜山楊氏曰其為物終始

天行也誠則形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偽則有作輟  
 故息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成物之功廢則尚  
 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  
 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為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楊無

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

何地位然後為無息邪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律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



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龜山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為學者用力事也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

雖密而意則疎矣

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廣平游氏曰其為物不二天地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測呂氏所謂不已

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日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

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

藍田呂氏曰天之所以為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又

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扶下同人之充其良

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息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

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

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

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



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

於誠，由不巳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藍田呂氏曰：雖天之

太昭昭之多而巳。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巳。山之下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巳。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勉與天地合德，而至于聖然，所以至于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入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 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其

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一不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

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平

端耳。龜山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

之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為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一不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而不二，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至謂天之

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巳，則亦猶呂

氏之失也。龜山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

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巳。大抵聖賢



中庸大全 卷之四  
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去聲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  
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  
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  
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平聲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  
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 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

程子曰自大哉聖人

是一貫○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  
○須是合內外之道○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  
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  
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

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  
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  
爾出土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不  
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  
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尊德  
性猶據於德德性須篤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  
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  
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  
須道中庸之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  
則直是精約○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  
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  
察來皆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  
其義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言輕故呂氏



因之藍田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其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先乎口耳為入之事而已  
 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然須更以游揚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  
 耳廣平游氏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備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龜山楊氏曰尊德性而後

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回執之入德之序也  
 ○程庵趙氏曰張子言逐句為善呂氏因之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為說揚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一節下一節承下一節為說兼讀其義始備  
 游氏分別筆列至道至德為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廣平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  
 而以無方無體離去聲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入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



分則其失愈遠矣

廣平游氏曰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而天則上達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

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

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

疑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

非道則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

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

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

益甚矣

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

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

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

者也故自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正禮非道不

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枯於儀章器數溫故

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疑哉

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

大意固然

廣平游氏曰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

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

龜山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學然細分之則溫

之事也敦厚以崇禮道中庸之事也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



中庸大全 卷之二 第廿一  
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木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

子息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公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

編者吳氏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上上也周以建子為正以



夜半為朔商以建丑為正以雞鳴為朔夏以建寅為正以平旦為朔漢律歷志十一月壬為天正十二月丑為地正正月寅為人正此言日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受之於寅初此日之朔也蓋正者歲之始故古者每以歲首寅月為正月而周人亦稱歲首十一月日正歲每與歲終對言朔者月之初凡朝會發命則必以是時行之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軍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

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徧

倚杙音隍 倪結反而跬犬委反步不前亦不待禁而

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

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

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

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

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

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



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卿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云聲于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首歲徧存。三歲徧頌。晉賦五歲徧省。七歲屬象。登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書名所以同其文。故使瞽史論之。聽音聲。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

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

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三山陳氏

曰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彊。猶用周制。至秦吞并後。始用六為紀。而與六尺是改車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或問**

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

註。然於文義皆不通。程子曰。三重即三王之禮。此則鄭註之說。唯呂氏一

說為得之耳。說見章句。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

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也。食允也。藍田呂氏曰。上

焉者。謂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自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耶。曰。以王去聲天下者



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主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三山潘氏曰通天下一理以達幽明貫古今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今而無所不通。

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平義反及也。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聲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音鳥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予之所謂兼內



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  
 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  
 也由其行去聲下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  
 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  
 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詳見論語由其書  
 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音  
 也居宋而章甫也音以至於用舍上聲行藏之所遇而安  
 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

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  
 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即深衣也章甫商之冠名宋  
 商之後故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百  
 推策策與策同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善去聲授放伐各  
 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  
 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  
 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嫌口點反於是哉  
 頒朔詳見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下○  
 史記黃帝本記云迎日推策註策數也迎數之也日  
 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周禮云惟王建國  
 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



公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

之而未盡其實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

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

事也龜山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

有臨實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故

有別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

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

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

屬音燭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

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廣平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

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為仁或執以為義或敬以為禮或別以為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身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地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為天下之常道皆可名於經而民彝為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地之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



而此此至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廣平游氏曰  
誠之道也德者其用也  
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莫窺其奧故曰苟不  
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益至誠之道非  
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其言之序  
相因如此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  
矣子思懼夫音扶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  
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人德  
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

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  
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  
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  
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  
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  
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  
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  
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



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  
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

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

新安陳氏曰詩意本

謂豈不顯此則真謂其幽潛不顯如詩敬止諸說如為語助詞大學則謂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何曰程子至矣

程子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歸尚

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聖人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於恭敬則天地且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祀天享帝○道一本也知不一本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

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乏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人辜釐絲忽終不盡○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中庸之語其本至于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

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

去聲下未當同

如此章承上文聖

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

失其章旨矣

藍田呂氏曰此章皆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

此章凡八引



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  
 密深淺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  
 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  
 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  
 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藍田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  
 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  
○德輔知毛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  
 至乎誠則與天為一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  
 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日  
 無之則上夫之事可知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  
 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

有德之聲色存焉至於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於天至以知風之自  
 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為知心之精  
 微明達暴著藍田呂氏曰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惟  
 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  
 ○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  
 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以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為人敬信之藍田呂氏曰其中有本  
 不待言動而人敬信以貨  
 色親長上聲達諸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藍田呂氏曰  
 君子之善與  
 入同舍內外之道則為德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故君  
 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  
 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以德為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



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濫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為非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說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

朱子曰呂氏却是作用是性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

廣平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故曰不厭○無聲無臭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則離人而立於獨矣

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

廣平游氏

曰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其論三知未免牽

合之病

廣平游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

其論德輒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

廣平游氏曰所謂德者非

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輒如毛既以有所舉矣則必息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為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揚



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異

龜山楊氏曰世之流風皆有所

自清之隘和之不恭知其自此則君子不由也

田呂氏曰墨子兼愛揚子為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為清桀下惠之不屑去以為和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慎也

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而其取證

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聲其所謂見聞者

呂說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

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取以德輔如毛為有

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

龜山楊氏曰德輔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

而未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侯氏說多疎濶惟以此章

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為至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

河東侯氏曰自友錡尚綱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

中庸或問大全



--	--	--	--



